

绿染彭浦新村

文 朱珊珊(临汾路 373 弄)

绿是生活的色彩,希望的象征。它自然,不会矫揉造作;它沉着,绝不心浮气躁;它鲜活,美丽灿烂中略带一些温柔与羞涩。

树是绿的,草是绿的,水是绿的,心也就绿了……在以“海绵城市”为设计理念,集雨水收集、生态环保、健身休闲于一体的东茭泾绿地里伸展一下身体,看一看小河里的流水潺潺,再听一听树枝上的鸟儿歌唱,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别样的悠然自得,清新且和谐,心情也和鸟儿们一样的欢快。

1997年,我从市中心搬迁到彭浦新村曲沃路的一幢高楼里,两室一厅的住房是宽敞了,但站在阳台上举目眺望却有刺痛的感受,眼前总是一片灰蒙蒙的,远方的高楼大厦似乎在云里雾里一样。那时的新村周围,满目农田、池塘、野草和杂乱喧嚣的建筑工地,以及繁忙工地演化而来的无边沙尘与污染,唯一增添了亲切感和乐趣的是,夜晚还能听到久违的蛙声,将我带回了值得玩味的童年。当然,那时我不懂什么叫绿色环保和生态理念,只觉得这里没有我想象中的环境

优美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彭浦新村街道依靠一茬又一茬人的苦干实干,植树造林,爱护花草,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。尤其是近几年来开展的“五违四必”区域环境综合治理,“美丽家园”“美丽城区”和“美丽河道”三美建设联动,拆出了正气,建出了品质,管出了长效机制,实现了城区精细化管理多领域融合发展,做到了“温度的设计,科学的施工”,最大程度为居民考虑,使一个优美、有序、人文的现代社区正初步显现。

走在临汾路、闻喜路、平顺路和曲沃路上,郁郁葱葱的绿意,含情脉脉地向着每条街巷蔓延。经过改造的道路简直让人眼前一亮,非常舒适,建筑物靓丽了,沿街墙面粉刷涂新了,商店招牌规范整齐了,空调机位的遮挡物美化了;尤其是平顺路和曲沃路经过“微更新”,设计了景观廊架,街景一派清丽,精致的木质长椅随处可见,尽显个性。清静整洁的小区里,爱鸟养花的人更多了,我非常喜欢看人们在绿荫中悠闲地散步,和谐美丽的环境和宁静温馨的生活让我感到心安。

确实,彭浦新村成了一片充满生机的热

土,宛如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,在静安区最北部的地区亮丽闪耀。春有繁花,夏有浓荫,秋冬有彩意,新村越来越美……林荫大道伴随着一代代彭浦人成长,尤其是清新的空气、扑鼻的花香、清凉的晚风送来了花飞绿浪的氧吧。如今的彭浦新村,新的风情渐渐显现。

我所居住的小区,经过环境整治,大力践行“楼道不堆物、响声不扰民、高空不抛物、垃圾不落地、规范行车、文明遛狗”等文明行为,共同创建出了“洁净的城区,可爱的家”的景观:高楼前有一圈绿地,绿地上种植了许多花草,每逢春夏姹紫嫣红的鲜花便争相开放,引得小区的人们都去那里休闲、散步、纳凉和锻炼,在这幽静的环境里感受美好的人生。特别是每天清晨,天色微明,楼下树丛中的鸟儿们就开始叽叽喳喳比嗓门了。在树杈或者枝杈间跳来跳去的鸟儿长声短调,高应低和,各种各样,自由自在,非常活泼,让居民的心情也和它们一样舒畅。

常言道:栽下梧桐树,引来凤凰鸟。看来,这些鸟儿,都是被这些花草绿树引来了。小区树木多,每年的春季开得很茂盛,绿沉沉的树冠上,白然然的花,一簇,一簇,又一簇。置身

于蔚郁的青绿之中,朦胧雾气抚慰舒爽的鼻尖。伸出手,摸摸自然;仰起头,望望高天,颇有些飘然世外之感,不知名的小花一路灿烂。有鸟儿掠过,炫耀着自由和勇敢。转弯处,暮见纯净青春靓丽的年轻人相拥在一起,富有诗情画意。确实,大自然与人类社会,只有在绿色之中,在万物生长的地方,才会有文明,才能找到和谐,也更充满活力。

王安石一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不知让多少人叹为绝唱。这“绿”字,画龙点睛地道出了江南的绝妙春色及景色变化的过程。

绿色,洋溢着青春的活力;绿色,展示着明艳如火的激情;绿色,张扬着鲜活的生机;绿色,延伸着甜美的希望。

美轮美奂的彭浦新村,它萃取了大自然的蓝天白云和新鲜空气,又把人工美嵌入大自然中,犹如一幅以绿色为底的长轴画卷。在这个城区的空间里活动,油然而生的一种舒适感、开阔感和幽静感,让人情不自禁地爱上这里。“曲沃路上百花艳,家门口好比植物园”,这是居民对优美环境的赞美。一片绿叶不经意落进我怀里,于是我的胸中春意盎然。

童年:在“最高”小学读书

文 任焯越(岭南路 15 弄)

小时候,我家住在南市老城厢沪南电影院朝南十几家门面的人民路上。沪南电影院隔着一条弄堂,就是人民路第一小学,我家及左邻右舍的哥哥姐姐们,都在人民路一小上学。每天放学时,老师们护送学生出来,总会在我家楼下的烟纸店聊上一会,与家长们说说学校及孩子们的情况,学校里的李老师、王老师、冯老师等在家长们的眼中尤如家人般熟识。这时,待在旁边即将就学的我与同龄小伙伴们,对这些熟识的老师们也少了几分陌生与惧怕。

谁知到了我读小学时,情况发生了变化,我们这一片的适龄孩子们,全部被成片划到了新开河马路对面的丹凤路一小去上学了。丹凤路第一小学设在一幢名为厚德大楼的大厦内,位于人民路丹凤路口。大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,由荣氏家族创立的华裔面粉交易所就在大楼内,解放后曾作为邑庙区委、区政府办公地点。大楼是一座形态恢宏、气度雍容的钢筋混凝土褐色五层欧式大厦,学校只占了大厦的一小半,占据大厦另一大半的是上海圆珠笔厂。

由于是在人家“地盘”读书,开学后不久,我们这一片的孩子们都把“本性”藏了起来,

上课认真听讲,下课不敢“疯皮”,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戴红领巾中选班干部时,我们这许多人入选中队委员与小队长,连我也佩上了一条杠。那天戴了一条杠标志回家时,老祖母鼓励我道:“一条杠也不错,再卖力点,争取明年再加一条杠,搭依阿哥阿姐一样。”说着还塞了几块苏打饼干奖励了我一下。

期末开家长会时,尽管我学生手册不像阿哥阿姐那样门门都是5分,但老师表扬我作文写得不错。参加家长会的父亲看见发下来的作文簿上,老师给一篇名为《春天来了》的作文写满了赞扬的评语,父亲高兴极了。回来后,他当着全家人,朗读了这篇不长的作文,并问我是怎么写出来的?我回答我也不知道呀!他听了后有些好笑,摸着我的头说:“小鬼自己不晓得,老师怎么会表扬你?”

上学一段日子后,我们的“本性”开始显露出来了。有一次,我与几位同学课后负责打扫卫生,扫好地搬好椅子后,和几个同学用扫帚当“武器”互相对打,搞得浑身是汗。打闹了一会儿,我们就从五楼教室的窗口探出身去,扶着铁栏,让初夏的风吹拂着,看地面上很小的人和车,嘴里大声唱着不成调的歌。正当我们感到很舒服的时候,一位检查教室的老师正好进来,见到我们坐在窗台上,忙挥手让我

们赶快下来,并说我们学校是全市楼层最高的小学,“这么高的楼,你们这样趴在窗台上太危险了!”

读小学时,我不但学习成绩不太好,还有些“调皮”,常常会做出一些让老师头痛的事来。有一次上体育课,正逢下雨,老师就让我们在室内打乒乓球。我与一位男同学正打得起劲,一位女同学过来夺走了他的球拍要与我打。我几次三番让她把球拍还给男同学,她就是不肯。我上前欲把球拍抢回来,那女同学机灵地围着球台绕圈。我追了几圈后,一时性起,将手中的球拍向她扔去,只见她头一闪,球拍击中教室门上的玻璃,一阵声响,碎玻璃落得满地。事后,班主任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,后勤组老师天天追着我要赔玻璃钱,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“乒乓冷器”。

那时小学上半节课,下午以小队为单位,开展课外小组学习。我们常常互相帮忙,草草完成课外作业,就去玩耍了。那天我们几个小组的同学在一起玩“斗鸡”,双方正杀得难分难解时,我见对方“主力”连克我方几人,猛冲上去,翘起“鸡头”,对他就是一击。因为用力过大,他一下子摔出老远,趴在地上爬不起来。我们去拉他,他痛得只喊疼。后送医院一查,才知道是骨折了。我见闯了祸,怕

得要死,生怕对方家长去家中告状,便与几位同学在黄浦江边的垃圾码头游荡到天黑才回家。最终赔没赔医药费已忘了,只记得学校非常重视,为此类事情搞了个专题安全展览,把我们斗鸡造成骨折的事也上了展览,并特意配了图画,我一下子成了学校“名人”。老师还在期末评语中写到,“该同学在校外玩不健康游戏”,害得我被母亲狠狠训了一顿。

在“最高小学”读书时,有三位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,每每回想起来,虽然我们当时都很小,岁月已过了几十载,但她们在我们的脑海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第一位是顾新宝老师,戴着一副眼镜,看上去有些严肃,但她让我们去她家复习功课,给我们吃的饼干很美味,我至今未忘。第二位是瞿佩章老师,她气质优雅,声音甜美,那次我与人打架后,她帮我抹去泪水,在办公室窗前给我剪指甲的慈爱形象一直留在我心间。第三位是石梦渔老师,她作风干练,为人爽直,她的许多教诲点拨了我们。

只是城市变迁中,那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厚德大楼,已不复存在。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绿树参天,花儿盛开,绿草萋萋的公园。开启我们人生教育的“最高”学校,已无处可寻。

北斗星

《天使》

绘画:顾贵元(临汾路 124 弄)



【征稿启事】

《彭浦新村社区晨报》是一份覆盖彭浦新村地区的属地化报纸,说的全是“自家门口这点事”,涵盖街道活动、生活服务全方位的信息,每月发行1次,送达彭浦新村近6万户居民手中。目前静安区已有彭浦新村、天目西、芷江西、临汾、大宁、曹家渡、石门二路、南京西路、江宁路、静安寺、宝山路共11张社区晨报。

如果你热衷于拍摄生活中的精彩瞬间,如果你擅长书写身边的逸闻趣事,如果你精于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,不管你是居住在彭浦新村,还是工作在这里,都来向我们投稿吧。稿件内容不限,字数请控制在2000字以内,摄影作品烦请发送原图,并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。

【来稿请寄】

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
彭浦新村社区晨报收
电子邮箱:
wangxueping@sqcmedia.com
邮编:200032
联系电话:021-61155946